

韓詩外傳

九之十

白

分

止





門 曰 2  
號 54  
卷 5

韓詩外傳卷第九

漢 燕人韓嬰著

皇和南越烏宗成校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

韓詩外傳

卷九

星文堂藏



不欺也。詩曰：互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為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  
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為相三年不食平治  
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存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  
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子，不可不存也。子其去之。  
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  
其義，即舍田子，罪今復為相，以金賜其母。詩曰：互  
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孔子行，聞哭，轂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  
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

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  
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  
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  
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  
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識之，足  
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子路  
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  
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存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  
吾意者，身未敢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  
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



何為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薦存。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存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言也。為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主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為大夫。詩曰。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

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遘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適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



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

絞音古

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為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絕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為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荆伯柳



為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  
 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  
 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  
 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  
 而沒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  
 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  
 衣者其友皆孝悌焉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  
 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  
 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

臣者也今王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  
 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  
 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  
 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  
 已之子邦之彥兮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  
 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  
 著薪也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也  
 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也簪也蓋不忘故也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



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墮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

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筭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主聖王為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為子宰焉賢士不以耻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也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凶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



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



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歛而擗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主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脩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護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污辱難前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

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為君子矣詩曰何其處兮必有與也

君子之居也緩如安裘晏如覆杯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孔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



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  
 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巳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此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噉，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大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

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困倉中，常噉梁粟，不旦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履為食，食粥，覓履無休，場之憂者，何哉？」與物



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

之女，樂以媯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踈。因為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為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媯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有君可，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



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有子可教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以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齒焉。吾田暮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晷。曰：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為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為中卿，食由七十萬，何用是人為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贅。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贅之道哉？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緼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



是國人胡不萬年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  
 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  
 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  
 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  
 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  
 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  
 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  
 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聞聞威儀翼翼後言先

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  
 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  
 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嗑嗑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  
 以君子賤之也



韓詩外傳卷第十

漢 燕人韓嬰著

皇和 南越烏宗成按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丘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為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為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



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  
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  
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群臣百姓得罪於吾君  
無使吾君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  
非夫前一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潜然而涕下  
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一言之上也臣聞  
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  
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樂得罪於臣  
也至今未有為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  
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

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  
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  
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  
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鳥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  
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



行及重身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身者於是里鳧須  
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  
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  
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  
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  
首曰離國久臣良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  
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之  
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為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  
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  
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

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  
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故書云文王  
卑服即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曰言為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大祝  
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  
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  
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  
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  
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為憂未以位為樂也



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君子温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大王曹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太伯去之吳大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而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

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薦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及吳吳以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



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冠泗水上有一  
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  
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  
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  
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  
千里之外豈特十一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  
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東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  
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  
之其馬果沈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

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  
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  
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  
天然不全目个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  
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丘訢  
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个中是其必來攻我  
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  
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个中死罪一也暮不閉  
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  
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又先辭



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當立許引，  
 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傳曰：公子  
 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難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  
 若此乎？詩曰：辭之懾矣，民之莫矣。  
 傳曰：齊使使獻鴻于楚，鴻渴，使者道飲，鴻獲筭潰，失  
 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獲筭潰，失  
 臣，欲亡為失，而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  
 吾君賤士貴鴻也。獲筭在此，願以汗事楚王，賢其  
 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故使者必  
 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

曰：辭之懾矣，民之莫矣。

扁鵲過魏，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  
 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  
 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  
 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為醫也，以莞  
 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  
 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  
 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為醫  
 也。搦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  
 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



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  
 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  
 扁鵲曰不然事故有味投而中蟲頭掩目而別白  
 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以為不然試入診世  
 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  
 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繡侯聞之足跣而  
 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牽而治之則  
 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為人先生弗治則先大  
 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  
 取三陽五輸為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

灸陽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  
 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  
 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况生  
 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  
 言必亡而已矣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  
 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  
 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  
 追車走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服老  
 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



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子孟嘗君報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齊景公遊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况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性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葦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駿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傳曰。卞莊子好勇。毋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



八  
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  
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  
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  
弟下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  
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  
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  
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  
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斯朝涉剗孕婦脯鬼侯醢梅  
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

之箕子執囚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  
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  
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  
者有伍子胥之故也晉以死越王勾踐欲伐之范  
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  
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  
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  
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  
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  
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咎



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

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衰衣應步帶着挑爰桓公怪

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

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一挑挑之為言亡也夫曰

日慎挑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

戒在於挑爰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

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

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

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

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

善詩曰荒湛于酒

齊景公道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

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

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

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東人過王

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東之是宜可以困之王

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

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東徒以過



之王曰何為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來而詣。使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穠樹之江北，則化為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

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



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

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良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而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而不知前有深坑，後



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今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楚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

充。口虛耗而賦歛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



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存聞於楚王召之申  
 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  
 舍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  
 廷汝樂而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  
 之朝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  
 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  
 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奈何石乞曰  
 吾聞申鳴存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  
 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

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  
 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  
 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  
 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  
 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  
 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  
 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  
 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  
 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







